

致：立法會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本人應 貴委員會邀請，就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公眾意見分析報告書（下簡稱報告書）的研究方法提供專業意見。本人以下之意見，將集中該次公眾意見分析的研究方法，而不會對報告書內表達的公眾意見內容作任何詮釋，或就西九龍發展計劃提供意見。

報告書蒐集意見的途徑主要有三：意見卡、各項會議紀錄及電話意見調查。各項會議紀錄主要是將不同發言者的意見錄下，問題不大；以下的評論將集中意見卡和電話調查的研究方法。

（甲） 意見卡

由於報告書沒有詳細交代意見卡如何派發及收回，亦沒有陳述有否措施防止市民交超過一份意見卡，本人只能假設意見卡是在展覽場內隨意派發，然後由市民主動交回，及假設電腦程式方面亦沒有特別設計，防止市民重複登入交多於一份意見卡。

這種蒐集意見方法最明顯的問題是並非隨機抽樣，因而不能假設收回的意見卡能代表整體人口（population）（在這情況下「人口」(population)應為所有曾主動看過展覽及有關資料的市民）。明顯問題包括：

- （1）不能防止有人重複拿意見卡而填寫多張（例如拿十張交十張），不能防止有人在展覽場地重複登入電腦發送意見卡，也不能防止有人重複在互聯網上交意見卡、用不同電郵地址或 i p、不同傳真重複交意見卡等；
- （2）不能防止有人動員大量市民用各種途徑提交意見卡，或一個人用一百個假名交一百份意見；
- （3）無法保證交回意見卡的市民是一個可代表看過展覽的市民的具代表性樣本（representative sample）。一般而言，靠市民主動填寫和交回，收回的樣本中通常比較多人是對調查的問題有較強烈意見者，用之代表整體意見會做成偏差。

由於這個「意見卡」方法不能有效拿到代表性的樣本，報告書中第二章所列的各項統計分析和數字的參考價值有限，並不能真正當成一個民意的「橫切面」，也不能用以投射(project)為所有香港市民或所有看過展覽或有關資料的市民的意見。這做法和一般政府的諮詢做法差不多，只能蒐集經動員的意見及主動提交的意見，而不能真正測知整個人口的意見。

建議將來如果再有需要在同類情況下蒐集意見(例如要在某些固定的展覽場地蒐集觀眾意見),應以經訓練的訪問員在展覽場地,以系統隨機抽樣方式(systematic random sampling)作現場抽樣,再加上技術設計,避免被訪者重複受訪,以及設計電腦程式防止市民在網上重複輸入答案等,才可保證拿到較有代表性的樣本及答案。

(乙) 電話意見調查

三次電話調查的抽樣均為標準的科學抽樣方法,樣本的女性比例比整體人口比例略高而教育水平亦略高,但差別在可接受範圍以內,亦屬本地電話調查正常現象。樣本數目亦足夠,相信調查有足夠代表性。

部份問卷問題字眼有引導性,或有其他設計及用字上的問題(以下各題題號以第三輪調查題號為準):

- V9 問是否應以「獨立組織」取代城規會,「獨立組織」可能有正面聯想,可能會引致較多人贊成有關建議;
- V9 和 V10 問及營運模式的兩條問題,假設了被訪者明白所有組織形式是甚麼,和不同架構的性質和利弊是甚麼,例如假設被訪者明白「信託基金」、「非牟利公司」和「城規會」是甚麼,而問題中「獨立組織」和「管理組織」的界定也不盡明確,可能會影響問題的可靠性;
- V22 問被訪者是否贊成先由公眾對政策作深入討論,才決定西九發展,問題設計可能有一定的「社會期望效應」(social desirability effect),即不少市民可能總會覺得「多點深入討論」是好事情,因而傾向贊成。在第三輪問卷中補入了 V23 條,有助更深入了解市民意向,但須留意 V23 的答案同樣可以受 V22 影響。一個被訪者如果答了 V22 覺得應該多點深入討論,可能順理成章地覺得延遲一點起西九也應該做,因而會一併贊成 V23。
- V24 有一定引導性。問題先說了「已經有一些諮詢架構...就文化發展方面向政府提供意見」,然後問「你贊唔贊成政府再成立其他諮詢架構...」。這個「已經有...贊唔贊成再...」的句式,本質上會引導部份被訪者相信「不需要再加諮詢架構」,會令答「贊成」的比例下降。
- V25/V26a/V26b 有關天篷的三條問題的引導性更明顯。V25 首先說「天篷係來自一個國際比賽的冠軍作品」,為「天篷」建立權威和合理性,然後問是否贊成其作為地標,引導了被訪者,會令答「贊成」的比例上升;
- V26 a 首先說天篷是「基本要求之一」,然後說若果放棄天篷,整個項目就要「重新開始」,問題先為天篷建立合理性,然後陳述不要天篷的「惡果」(因為「重新開始」是有負面聯想的詞語),有明顯引導被訪者支持天篷的效果。
- V26b 問「佔整個西九一半以上範圍的天篷,唔單止有地標效應,更可以令

係佢下面既環境更加舒適」，然後問是否值得用總成本 20% 去起。問題首先陳述了天蓬三個正面元素，才問是否值得用 20%，會引導被訪者答「值得」或答一個較高的成本比例。

- V28 就「單一發展模式」的問法並不可取，因為問題分別陳述了單一發展的一項利處和一項弊端，變相是用問卷設計者認為的利弊「框」(frame)了被訪者的答案，會影響答案的可靠性。

此外，問卷其實沒有問題測試被訪者對西九龍計劃的熟悉程度，而根據 V11 的答案和表 4.16 中的答案，很多被訪者不知道有多少份標書，而真正看過有關資料的只佔總樣本 4553 人中的 278 人（表 4.16），即只佔約 6%。從這個角度看，大部份被訪者對三份標書的具體建議並不了解，縱使最多人支持的方案 Z 的支持者也只佔總被訪者約 1.3%，並不能算是獲廣泛支持。

整體上，除了上述有引導性問題，和有關三份標書的選取的問題外，整個意見調查其他部份的資料應該可靠。

馬 嶽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助理教授